



魏
南

~ 16
2697
12



門 16
2697
12

文選卷四十二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肅陳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身精糧多何區區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其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于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舍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瑜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

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異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稀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齋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宮后太子范睡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書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聯宗

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絳使王黃求致于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合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孫所欲合連兵漢既斬其將將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綰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懸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責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魏壽春指舊或為捐舊誤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

之奏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大祖任為揚州刺史每請伐吳太祖常遏絕不許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

貸他改故之變張勝有故于胡虛籍匿之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

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

此棄仇讐而得石交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

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

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

放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于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臣戰戰兢兢注曰已離中王也從牛子也從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雙宋均詩綺注既懼患至兼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

議加劉備捐扇揚事結翼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

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

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常恐

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曰

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媿其意因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

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謂忿恨前好謂婚姻一族俱榮流祚後嗣以

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

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

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

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

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

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

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荆州之士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有

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魯子曰有侵若肌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

于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

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累豈如一子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志往年在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

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濶入淮出肥水吳志曰

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

惟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祖了切惟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祖了切

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嘗迴情然智

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金匱曰明者見于未是故子胥

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盾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子胥

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者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于晉陽張武談陰

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

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使易姓為輔氏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

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

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見微知著以

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

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

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素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于臨晉

每舉軒

而伏兵從夏陽以水與渡軍襲安邑文選卷四十二比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

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

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魏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魏嘗擊李孟天水人更始

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魏囂亡歸天水招聚其民自稱西川上將

軍遣子杓詣囂囂將王元說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强彭寵受親吏之計見宋

元請一九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覺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

與彭寵書三天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寶融斥逐張立二賢既

覺禍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

事捕公孫詭羊勝皆逐王後官韓安國泣諫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上怒稱解范曄後漢書曰寶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遇關光武即位心

欲東向哩囂使辯士張玄遊說河西曰今各據土宇與龐參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收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

內取子布外擊劉備此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

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合聖朝無東顧之勞下合百姓保

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

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

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

能傾心去恨願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開設二者審處二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

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圍

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

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

人殺之非禮也兵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

交使在其間可也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易

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易

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

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言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門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

六經道造百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道造百氏

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南館

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明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

列女傳陶答于妻曰樂極必哀

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怡然傷懷

列女傳陶答于妻曰樂極必哀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

列女傳陶答于妻曰樂極必哀

力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糴賓紀時景風扇物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糴

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老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

典略曰初徐幹對植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行猶三年不見東山猶歎且也

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對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

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

漢朝歌屬河內郡
建安七年始割以
益魏郡合魏典略
作長

發魏志官時為
城令

文選卷四十一
五

先賢行狀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長又以疾不行與箕山之云為合若文章志之云則幹嘗出而仕矣且文帝言其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止言二十篇皆不足據。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輕重

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其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落盡言之傷心頃換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蓬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論語曰不務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朝許由于滹澤之中曰請屬天下于夫子許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家之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斐然成章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源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遵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總彼眾賢自善于辭賦也續或偽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

未及古人建安能者自知明矣

德薄位尊年長才退所以傍徨歎息也

有體弱謂其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而大子拜之既與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鹿野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六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壯子北海若時不可止消息益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長呼不白

文選卷四十二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不自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

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

二者天下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至也棄

之名器也 曰敦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曰此無價以

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 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來 孔子家語曰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伴蒸粟 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

也通俗文曰指在腰曰肪音方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

玉逸玉部論云云
山海經郭氏傳引
此謂之王子靈符
應乘與漆協韻非
樂也

比也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君若飢 渴待賢 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珉聞之驚喜笑與并會 文說

手也 曰非拊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未敢 是以舍弟子建因荀仲茂 荀氏家

太子文學 宏字仲反為 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周稱謂 鄴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錄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 繩窮匣開爛然

滿目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 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史記

曰趙惠王偶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

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

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 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

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 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自

曹子建

與楊德祖書 孟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兼意

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兼該作書是正文
○非也魏志蘇傳
無此四字
看宏魏志荀彧傳
在中作問

言少小者非謂自
少能好蓋言故吾
非今吾也是以爲
不又引子雲不爲
辭

不閱者不可加以
妄譽不逮者亦不
畏此妄毀樂相知
之譏彈墨流俗之
好尚此作者自信
于心者也

惡與略作麗言我
自得潤飾之益後
世讀者孰知我文
乃賴改定耶今人
多因相字誤會矣
本意矣改定猶言
改正定亦改也虛
松定五字義同如
今人解則與卿何
所疑難句意不相
貫屬

按史稱表有二子
瑋瑋琮琮操封列
侯即季緒耶。非
也注脫名修二字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

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

璋鷹揚于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爲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宣

惟師尚父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土之次也毛詩曰

時惟鷹揚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

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陽呂氏在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

秋曰東方爲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都故曰北魏修太德璉南頓

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

之玉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痊之後蛇于大水中銜珠以報

而得之固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

寶吾王於是設人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不輕薄子所謂請東觀漢記曰馬援誠子嚴書

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

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

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勸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切我惡者是吾師也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

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

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見也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子戀切爲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言平

後世必有以色亡國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戰國策蘇秦說韓王

者兩雅曰美女爲媛阿陸斷牛馬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

水擊鴈雁了禮訶呼歌文章倚居綺撫之石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切切三王紫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魯連子

辯者田巴辯於俱邱而讓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致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者甚眾漢書鄒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

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咸池六莖之發眾人

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

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稱作匹夫之思未

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即皆執戟而持也東方朔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廊殿象刻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

流惠下民國語曰勦力一心四子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疆吳越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勦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曰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有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也定仁義之衷成一

家之言司馬遷贊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此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要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張平子書曰其

言之不慙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榮格錄非阿兄敢望

與吳季車書典略曰賈田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車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項曰侍帝王之密坐雖讌飲彌

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

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車也鳳以喻

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倚衛霍不足俸也左顧右盼

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過屠門而大嚼疾躍切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開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

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

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箏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流盪而江河不能實焉其樂固難甚矣非大丈夫之樂哉然

日不我與矐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矐靈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

之闕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閼伯實沈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合羲和弭節兮折若木

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士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天

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懣若

春榮澗若清風晉書曰清風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如清風楚辭曰秋風淅淅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

諸賢所著文章相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合意許記事小吏

風而誦之周禮曰誦謂言語鄭玄曰皆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

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

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和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易民而

治非楚鄭之政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

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樂者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

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遷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

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眾山之遷迤况介邱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尚書曰夢四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

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籠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子財聞倚頓善

常飢索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間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三特於是乃適河大畜誠

牛羊子荷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荷氏故曰倚頓誠

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立闕排金門升

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

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

之禮而無馮諼火爰三窟之效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

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于薛者子馮諼曰能于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單向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困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

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無不有之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

齊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于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

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營三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馮諼營君曰願君顧先王

之宗廟始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

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

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

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

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

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魯君克黃曰君天也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

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

享毛詩曰既載清醕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

見令嫫母飾而日侍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無聞下不慮遂
按馬此處疑有脫

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筆發徽二八迭奏

楚辭曰拔秦筆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損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無賦曰耀華屋而燻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鼓也

耳嘈嘈於無聞情

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宿之有集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者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三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箭箭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貢越裳獻日雉重譯而至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

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

美談

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講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鵲巢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

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

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

惻隱之恩形乎文墨

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于自然

墨子迴車而質四

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儒墨不同固已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

司馬法曰六尺口步禮記曰若預曰一旅五百人也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狻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

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

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與滿公琰書

賈滌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

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閉步往從此兩人遊其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于逆旅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

於范武

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鱗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鮒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陽書所謂陽鱗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鑿為綸芒針為鈎荆棘為竿剖荍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其平遇客甚謹為酒甚苦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日人畏焉或合孺子懷錢攜壺囊而往酤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噬之人士之所以蔽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於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楚辭曰瑤漿密勺實材觴分漢書文勝多作騰牙曠高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謂之撥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

尚書之期

漢書曰漢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輪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值其方飲刺史候適露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適合刺史從後閣出去徒恨宴

樂始酣白日傾夕

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王式江翁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母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類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

于明發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

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陽夷敞清風蕭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不反乎

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于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

因白不悉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璉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閣有匪存之思風

人之作豈虛也哉

毛詩曰叔子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闈閣有女如茶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闈音因闈音都王肅以徇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皆鷹揚虎視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城樂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猥復起趨宿德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

復斂翼於故枝

桓子新論曰皆類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

塊然獨處

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

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大夫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德

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揚雄

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

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孟公嘗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避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謔遊起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

蘇不覺清談而已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有似周黨之過平閣

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穀飲水無菜茹也夫中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耳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

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滯在近故不益言瑑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早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瑑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沙礫銷鑠草木焦卷

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庇陰而處也土龍矯

首於立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狗若為土龍以求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立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兩士人也司馬彪續漢書

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雲禮求雨昔

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于陽肝之河湯苦旱以解讀解除之解陽肝河蓋在秦地桑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

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制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

乃身禱于桑林于是翦其髮斷其手自以為儀用祈禱於上帝民乃甚悅雨大至鄰音鄰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

儀用祈禱於上帝民乃甚悅雨大至鄰音鄰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

傳衛

人伐邢于是衛大旱甯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
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論語子曰起應
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子子者商也應
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

應休璩

驟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
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
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祭鬼神于太山之上
師亦既見止又曰至按纏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

武芽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
寸肴修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逍遙陂
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

以翳日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
之魚蒲且詩傳曰崇九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稱妙何其樂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

吉室之上用心事也淮南子曰雖有鈞鍤勞師加以詹何便嬖之妙猶不能與罔
吾爭得也高誘曰便嬖自翳時人也七云曰蝓蟻詹何之倫然便嬖即嬖嬖也 雖仲尼忘
味於虞韶楚人流遊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應休璩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器則來還
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賢塵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思樂汝
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為魯宰閔子騫曰善昔伊尹輟耕野憚投竿

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東
陽山中憚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雷數十日憚唱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
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耆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
害生告別而去惟客于江夏郡

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緝於丹水知
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

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
仍山而食澗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教養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
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前

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

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徒

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西曰周詩有之曰

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

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

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

或遊言以憎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

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城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

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移陳與郊云唐人謂君苗無姓豈大史傳是書第手繁然謂者殆謂人不可不傳及選爾

終

文選卷四十三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移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難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極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濤守

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濤守穎川山公族父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燕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

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已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

吾

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問聞足

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越樽祖而代之

手薦鸞刀漫平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

故具

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調也趙岐孟

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令空語

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

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

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

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明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善色三已之無愠色吾令尹之政必以善

鄭康成解論語云
雖執鞭之賤職吾
亦為之冊叔明引
周禮秋官條狼氏

學執鞭以趨辟條
狼氏下士故云賊

新令尹何如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呂氏春秋曰昔

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自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

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 論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 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史記曰可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吾每讀 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 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 終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系業為業終冬切

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二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

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

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畧也 而為儕類 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 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

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

酒過差耳 莊子仲尼謂項曰聖人處物不傷物物不能傷也 至為禮法之士所 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廟坐謂阮籍曰 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 道太祖曰此賢素癡病君當恕之 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資材

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 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迴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久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與事接疵舉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

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

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曰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耶中抱琴行吟弋釣草

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

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溼病也性復多虱把蒲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

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

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已為未見有

不情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聒也置塵臭處干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

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

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

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

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安能合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

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

尼不假益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

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

此可謂能相終始與相知者也足下見

海人也華歆舉孝廉遂將家屬存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唯達者為能

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人資章甫

而通越人斷髮交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往見之或謂惠子

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鸞子知之

乎夫鸞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鸞得腐鼠鸞過之

仰天而視之曰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

以無為為貴高誘曰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

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

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

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

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力如何可言晉諸公贊曰康子紹王隱

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誠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蓋也今但願守陋巷

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淵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

矣足下若黝黝黝也音義與燒同奴了切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

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

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俗言

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情可獨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

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

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乎欲共

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溼麻至春

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暖室絲織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

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藜苳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至於口操於腹眾晒

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

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黃門不男者也
辛雜識引佛書甚

自是大才不減孔
璋其源出於辭賦
故雅麗過之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將軍石苞合孫肇作書與
孫皓劾至吳不敢為通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而作不俟終日左
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故許鄭以銜壁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蔡子圍許蔡侯將許僂公見楚
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壁楚子問諸逢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
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乎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反曹曹共
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晉桓公之出

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立孝經注曰引譬類
類尚書序曰窮微浮辭

苟以夸大為名更傷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
而善道之今靡論事勢以相覺悟

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
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相靈失德災孽竝

興孝相孝靈
漢二帝也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資曰豺狼當
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

炭茶與塗古字通用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
貫利答賓戲曰廟帝絃恢皇綱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
周易曰神武而不殺者夫河圖圖苞受曰帝感苞

裔出裔乃始毛詩
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曰用肇
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
大魏應靈符天

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嶽地圖帝
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淑美重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
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尚書曰九州攸固四隩既宅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
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

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
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

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僦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
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內傲帝命外通

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
孫淵遣使

奔走足用漢書何奴傳曰控
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轍沙漠南面

南通孫權往來贍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王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

曰乘桴浮于海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狍

自以為控絃十萬

每條許

稱王也

山海經曰賜谷上有扶木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轅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

宣王薄伐猛銳長驅而元凶折

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

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

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

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

漢書曰

而至于

千積類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魏魏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

荆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

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

劉備震懼亦逃巴

岷

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救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遂依邱陵積石之固

假氣游魂迄于四紀

魏明帝善武行

互相扇

動距揮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謝安說

下三分天下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相和屬秋霜

廟勝之算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不

獨見之鑿與

衆絕慮

春秋元

上欽明委以萬幾

策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

并敵一向奪其膽氣

小戰江介則成

廣曰威稜愾子鄰

兵劍闢而姜維面縛

於府庫

左氏傳曰

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

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使竊號之

種額絡關

於府庫

左氏傳曰

球琳重錦充

文兩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

蠅蛻內向願為臣妾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蜀始自漢

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

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列亡齒寒

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者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僑父盈朝虎臣武將折衝

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關如猷虎晏子春秋孔子曰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

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自頃國家整治

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

春秋注曰太行山諸決河洛則百川通流尚書大傳曰海樓船萬艘呂氏

在河內野王縣北漢書曰江淮以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周易曰黃

南樓船千萬木為舟剗曉勇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太公謂武王曰

木為舟剗患去賊非利之也故然主相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自卑文王退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子聞魯伐德亂而伐

任引李陵與蘇武書語按此書尤屬倍委卷八人語何事引之然子美自平篇却承收珠南海句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毛詩曰永言配歷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是追慕

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

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甲卒也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

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乘積耀嘉曰

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

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言

二豎子一日居膏之上一日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與會沛公不聽

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腸胃聞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聞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曰逃去桓公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稽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子寶晉紀以為昌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開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論。列子曰楊朱南之浦老

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盱眙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視瞻帝宮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遊未央兮噫禍宗聞而非之求焉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論不為適越且復以至於為及關升邱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昔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日則飄雨

後人行役詩百方翻騰不越此數節

晨征。陳琳武庫車賦曰啟明戒且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駢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

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

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接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又北土之

性難自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投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人莫不投劍今將植橘柚

於立朔蒔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虛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好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表龍

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衣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交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

少章云據注中語則五字似衍

則有前言之艱懸。寧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

根於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

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太陽哉曜則情劬於夕惕。

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遠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

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

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

夷岳。范曄後漢書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大山蕩北海。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

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勰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

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

哉。周易曰樂天。五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

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倚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

稽生永離隔矣。笑粲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里。難涉矣。攜手之

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

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甘與者觀之。肝膽胡

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飲。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邱遲之辭也。伯之歸於

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邱遲與伯之書。

邱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異其天地義勇冠三軍。棄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昔因機變化。遭

遇明主。劉琨深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立功

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事開國稱孤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殺**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通說武信君曰今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郡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荷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

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

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

受流言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沉迷猖獗以至於此**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

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畧小**推赤心於**

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

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

一二談也朱鮪涉切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

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合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

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

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末遠**不遠而復先與攸高主上屈法申恩**

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將軍松栢不翦親**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栢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

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將馬行有片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

行威儀**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黃蓋以數百史記蔡澤

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輅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

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

獨覲顏借命驅馳毳裘之長寧不衰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毳裘之君長威震懼**夫以慕容**

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

京師斬於建康市又曰公以荆師進討至洛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

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於建康市**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

之所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

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

也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

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 惡積禍盈理至焦爛 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 況偽孽

昏狡自相夷戮 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僭立稱梁

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 部落攜離會豪猜貳 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

朱旗南指日相夷戮 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葉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

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 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

亦惑乎 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

絃登岬 如移 豈不愴恨 袁宏漢獻帝春秋賦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潛之

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

張力上切詳北征
賦注中今諸刻作
張者非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皇朝良規自求

多福 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皇帝梁 白環西獻楛

矢東來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 夜郎滇池解辯詰職朝辭昌

海蹶角受化 漢書曰夜郎地西南徼外蠻夷之君 夜郎滇池解辯詰職朝辭昌

道塞不通以其象王旗也又曰 王 北狄野

心擁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命尹子文曰彥云狼子野心漢書

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 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

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明德茂親總茲戎重 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

軍將軍 明德茂親總茲戎重 王顯表曰成都王顯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溫

檄曰幕府不 弔民洛泗伐罪秦中 尚書曰東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璠梁典曰劉沼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

暖本名法武在魏
不能自存與女兒

皆為僧尼後反服
南奔此以軍答
書之序
孔坦臨終與康亮
書亮報書致祭古
入雖一書不以存
毀異也

參重梁天監中詔峻掌石渠閣
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三四十三之五

卷之三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末之致也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

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

莫傳莊子謂顯父曰莫者先生有緒言而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

徽未沫味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芬菲非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

尚新而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泣然不知涕之無

從也雖際駟不雷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馳駟而過鄰

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故存其梗概更酬甚目東賦曰其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

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

于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春短車中伏

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此亦節略漢書
不當題之曰序

唯唐氏既衰而後
有劉侯哀字

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十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
告家比還唯有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
故涌出也文賦曰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
舞者赴節以投袂過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
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君不推其見也帝倫散而其事於
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劉君之選當時是非之公如此其難民雖君父莫能奪也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
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

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書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春
秋元命苞孔子曰邱作春秋王道成

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識曰子夏六十重遭戰國棄籙豆之禮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陵夷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

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於桀紂之行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

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

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邈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邈曰臣願采古天下唯有易

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

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已

敵擒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

已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經也秦書後得博士集而讚

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秦書於壁中者獻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

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

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

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十六篇安及春秋左氏邱明所脩漢書曰仲尼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邱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

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詔

簡博問人間則有齊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

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諸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

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

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

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

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

是非禮記曰無謂同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

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

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

以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

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

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

公羊氏遇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

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邱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

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阿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

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靈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僧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驛路勒移山處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

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

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子虛賦曰若

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爾雅曰芥草也

有焉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慕歌延瀨未聞

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

延瀨似指延陵季子也披裘公事

世有周子偽俗之上

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既文既博亦立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問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德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求求之則不得已

偶吹草堂濫巾北岳

偶吹即齊竿也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王合反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縵情於好

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裁

周易曰幽

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人貞吉西

談定空於釋部覈立立於道流

蕭子顯齊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書曰願汎

其鳴駒入谷鶴書赴隴

如淳漢書注曰駒馬以給駒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駒六人蕭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篔簹上焚芝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謂之尺一節髮髯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荷衣以為衣集英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

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陳留

太守行縣領曰府君勸耕桑阮籍詩曰英風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與於浙右截雲霓字書曰江水

道帙長擗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

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籠張趙

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稱選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

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使我高

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綬廣賦曰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廡人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吾聞也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

於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

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慙

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謁馳騁猶言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

今又促裝下邑浪棹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

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

躡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宜扁岫幌掩雲

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膽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

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

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四

檄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邛笮中徵發巴蜀吏卒千
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桀率巴蜀人大驚恐上
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
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
交臂而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
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
曰自彼氐羌莫不來
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
也番禺南海
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
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

夷之君西燧犍之長言君者大之也燧犍
北切文穎曰犍為縣常效貢職不敢墮怠論語撰者識
曰穿胸僭耳



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曰袁紹 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國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

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然後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

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啗其左駱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且數二世罪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二

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

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加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氏前將軍祿相國產祿兵秉政專昭國語注曰季末也於是絳

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故能王道興隆光

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

侍騰與左愷徐璜竝作妖孽養發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

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滂後漢書曰左愷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積雪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積糞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腹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鈞吾人郭璞云為物貪食食人木

盡還害其身象在禹傳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狗音咆父嵩乞句攜養因賊假位

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真能審其生木末司與金輦壁輪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營賊

趨走權門為名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操贊閹遺醜本無懿

德贊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疣贅假肉也贊之銳切疣音尤徑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

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殺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續

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城謂欒書曰侵官冒

也失官慢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

程書官傳嵩嵩帝時袁紹中官及西園錢一信重又位至太尉

橫刃長垣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

渤海太守紹遂以渤海之眾以攻卓

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佛輕也傷夷折劬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

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

破以虎文獎賊威柄被以虎文言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自羊質而虎皮見草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而

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武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西京賦

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于般久矣何乃

日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

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

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彿東裔蹈據

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少引車幕府惟疆翰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徒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加兼之家于諸陵蓋亦

且魚石故稱宋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環

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于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則幕府無德

於充土之民而有大道於操也左氏傳曰絕秦曰師克還後會鸞駕

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

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故使從事中郎

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

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天祖遂至洛陽鼻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

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

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右有三族而三溫舒罪至同時羣談者受顯誅

魏不聽郭圖沮受之言天子在許昌陽去郭其近不肯奉迎乃為曹操所先及見詔書每下有不便於已者乃始解其失故機中極意通疑之

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類與不應反唇百家錯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錯亂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後傲國人誇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嚴切尚書記朝會公卿

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

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

為司徒時袁術備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詎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毒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

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

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

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賜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

天子聞之哀流冕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仰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

尉所過隳窆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

此因其法命必行而動搖之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督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哇

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

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

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訓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緝合百谷冀可爾。左氏傳展禽對齊侯曰桓公是以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奴產男叔姬往視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其是黃滅羊舌氏乎乃

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樑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中主專為梟雄往者伐

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會武將軍封為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白將擊之強寇桀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

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郡城紹

人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大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郡城紹悉軍圍瓚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官渡漢書曰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

太欲以螭蝦之斧禦陸軍之隧。莊子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螭蝦乎怒其皆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

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固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于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

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口予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彪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憂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并州越太行青

州涉濟滌。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五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滌達于河大軍汎

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于駒支曰譬如捕鹿

飛蓬覆滄海以沃熒灰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適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

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

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廣雅曰微嚳也微與揮古通用必土崩瓦解不俟

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王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

之臣皆垂頭擗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

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奮取曰篡又忠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最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

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王違眾旅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

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魏志曰糾以中子熙為幽州書

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

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

腹得疎切有力亦以彌縫不奉迎天

存之謬也

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備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皇陶漢虞云。始造律時。至所制曰。令。漢書。昔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

其其元何事。漢存。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尚書令。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氏傳曰。夫見幾而作。

不虛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言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

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一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則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

滂簡墨。漢書。昔義服皮。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鐵也。以蓋天下。應。譬。勅曰。齊利也。盧。高。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成。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猶發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白。食曰。雛。待哺曰。雛。郭璞曰。鳥子。而便陸梁放。

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戰兢兢。謂田單曰。跡之狗吠。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

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鱣鱧之魚。期於消爛也。若

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各禹惟。時自苗。弗率。女。得。征。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命。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

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尉。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彧。擊。朝。鮮。朝。鮮。入。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赦。殺。餘。善。以。其。眾。降。昔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書。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與。吳。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

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邊為吳王。孝景五年。

起兵於廣陵 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 太尉帥師 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

五解冰泮 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絳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

上文淮南子曰 澗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背 漢書曰吳王敗

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何則天威不

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

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呂布

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

起鶴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 淮南子曰鳴視虎顧臨蹙 然皆伏跌

嬰錢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 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 近者關中

諸將復相合眾續為叛亂 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

關公勅諸將閉西切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秉錢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

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
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勉日合戰先以輕兵挑之
賊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毛詩曰武王載
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
皆天下所共知也 賈誼過秦曰伏尸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

約馬超連逸遊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與

積三十年建安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 魏志曰初隴西宋

王聚眾袍罕夏侯淵討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

二十二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為鎮民中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

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破江西南警乃引軍還史記曰武 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 偏師涉隴則建約臬夷於首萬里 魏志曰

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 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

大破遂軍得其族虜斬建及遂 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魏志曰西征張魯

至陽平魯使弟衛 十萬之師上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

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 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過委質還降

魏志曰魯弟衛後遜魯潰走巴中遣入樹諭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

左氏傳狐突曰策各委質

巴夷王朴胡實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實邑侯杜濩舉巴夷實民來附 鉦鼓一動一方俱

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

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

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攸異鄒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 大啟爵命以示

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

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

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而民皆安堵如故 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

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

許市漢書後漢書曰建元元年遷都于許 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

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今者枳棘剪荊戎夏以清枳棘

殘賊也剪荊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江曰荊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

羌熨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時以客禮漢書曰

卷自壽春而南漢書曰壽春有壽春邑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將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

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土遣橫海將軍 萬里剋期五道竝入大舉天師至壽春而

爲人除害元惡大慙必當臬夷尙書成王曰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

所特禽疾楊雄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

長謂商

文選卷四十四

九十四之九

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尙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

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

邳遼將眾降拜中還討眭固薛洪穆尙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郎將奮為關內侯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

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穆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眾降封為列侯穆音留官渡之役則張

郃高奐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許于瓊曹洪守紹使張郃高奐攻曹洪郃等後討

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

降魏志曰公圍尙營未合尙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尙夜避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

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尙攻譚留蘇游守鄴公進軍到泚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兒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

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

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凡此之輩數百人

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

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

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賈逵國語注曰營山也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

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燧俱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失

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御雷廷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

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遂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

巨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入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

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銀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

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衆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

輔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從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

孫輔文書中
中與典略各
典略各書
孫輔文書中
中與典略各
典略各書

後漢書黨錮傳魏
朗字少英會稽上
虞人當是叔也
周泰明是周昕字
周榮會稽典錄作
周林吳夫人傳注
中引典錄名應吳
配傳及注中作隆

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尚書曰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毫孫子曰股之頭也伊摯在夏
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
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
峙著各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
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尚書曰承膺多福
又曰保父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
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
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
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
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
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大賢者國家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有而功施普器用則用力少而就
効眾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
無柯何以治之相
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凰
鳴矣于彼高
于彼朝陽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若折于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鷓鴣既
取我子無毀我

結唐書沒收錄

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
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為我士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
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
士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婦人曰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
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
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今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
武令有能名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晚節更樂放
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
源无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堤
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
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
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遊目
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
食求神仙傲

然有凌雲之操

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

歛許復見牽羈婆娑

於九列

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太僕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

賈逵國語注曰讀歎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尋覽樂篇有思歸引

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儻古人之情有同

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周禮曰播之以人音

琴曲之不必諧于律呂自晉以求則然觀此引可見矣

至鴟鵂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則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鴟鴞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鴟鴞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若折則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莖也若蒿同今江東之地

無異葦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

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

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笨量大小以存易也亦其次

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許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

蹄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跳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其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

之踏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擊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

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音釋何則以其所全

者重以其所棄者徑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聞大雅

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

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慧風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

武聖哲撥亂反正

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其近乎春秋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

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

治烈祖明皇帝齊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文曰齊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

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

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允劬勞王室

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今王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明

宰輔忠肅明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婁

六師恭行天罰

尚書曰予惟恭行天之罰

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

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

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故虞舜舞于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于戚而服有苗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

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

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以濟元元之命

非欲窮武極戰

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

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因

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

棄同卽異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立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冀徐州廣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立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冀徐州廣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

毛詩曰師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來服悼彼巴蜀獨爲匪民六師恭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危之要其敬聽話言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

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

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

進修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

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內陵外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

孫子兵法曰併敵則杜之內外亂焉敵行則滅之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

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郭艾與戰于段谷大破

黃帝出軍次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譟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

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險

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曰秦穆公孫述已見吳都賦明者見危於無形智

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立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即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

平為都尉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饒不能自退今國朝

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綽謀廢胤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綽遣朱異潛文欽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

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邱儉舉兵反大將

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奏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國四面進兵同時

鼓譟登城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之思曰無為戎首鄭立曰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

蹶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見幾已誠能深鑒成

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

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樂為無道

農不去時商不棄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基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

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

海錄軒

三

各其上魏志存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力字

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並已見上文

各具宣布威使聞知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諫難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驩定笮存邛

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驩也毛穎曰邛今為邛都邛都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巂郡略斯榆舉苞蒲邛都曰斯音與張楨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摺

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今罷三郡之士通

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

此皆假以繩

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

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

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

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

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

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黎民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

者洪水沸出汜濫溢溢張揖曰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殲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

澹災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灑音淡言分其沈澹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字

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澌水搖也徒歷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澌安也言分散其深

每條詳

以武帝而優為此
言所謂風一物也

水以安定其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膝無皮膚不生毛張曼曰躬體也孟康曰膝膝理也

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啞拘文

牽俗應劭曰啞啞足之貌也善曰啞音握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

天貳地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

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

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辰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一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論以德也二方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

微祥柯張揖曰微寒也以下鏤鏤音山梁孫原張揖曰鏤通山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長駕謂所使疏迷不閉智爽闇昧得輝乎光明章昭曰智梅憤切

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陸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

遷也史記張釋之曰秦變遷而至於二

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陸夷至於二世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

下登三。李音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滅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鶴鵬已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瓊澤悲夫。樂緯曰鶴鵬狀如鳳皇爾雅曰寥廓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固靡徒遷延而辭退。尚書

大傳曰魏文侯問于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此處有數列模糊的篆書或隸書，內容難以辨認。

